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十三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年秋七月辛酉上諭宰執以福建昨緣盜作遣  
兵蕩平其被焚劫之家並與免稅秦檜等曰謹奉德音  
既又謀帥時資政殿學士張守以內祠侍讀召而守力  
辭宰執遂擬除守乃以知福州癸酉上謂宰執曰內諸  
司可省即令修政局條上如修內司與牛羊司已見冗  
費秦檜曰陛下及此盛德事也大觀政宣間屢裁冗費

終不能行令斷自淵衷誰敢不應上曰只要凡事當人心權邦彥曰人心合則天意得萬事無不成矣檜曰聖德既著遠人自服陛下近命有司碎銷金屏風遠邇咸知莫不欣載上曰凡事至誠力行善惡人自知不可掩也上又曰儒臣講讀若其說不明則如夢中語耳何以發朕意欲令胡安國兼讀春秋不必作解義朕將諮詢昔英宗時司馬光請乞語問若知則進其說不知則退而討論此於帝學最為有補於是檜等仰贊聖學之知

要焉安國時以給事中兼侍講又給事中侍講廖剛嘗  
從容奏言凡經筵講罷因留進對惟許論說治體汲引  
賢材不得私有所請及排斥人物上深然之 時有議  
廢修政局以擢秦檜而左司郎官平陽林待聘檜客也  
方兼本局檢討官乃上言聞之蘓軾曰治道之病其始  
不立則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今日  
是也陛下即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績用弗著此無他人  
無常責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陛下顧令廷論猶前日

爾委弊極矣宜更張之則樂於循故冗濫極矣當裁抑  
之則惡於害己臣恐修政之舉廢則亦翫歲愒日而已  
臣願陛下奮剛明之斷嚴動搖之意以成復古之勲天  
下幸甚 乙亥上謂宰執曰朕每務至公泛觀萬事如  
學道之人處之無心秦檜曰公乃王王乃天惟公與天  
合如文王受命乃在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  
上曰此豈文王無欲所致耶檜曰惟無欲則先登於岸  
觀世人之擾擾如在水中耳 初都督呂頤浩北征領

統制官巨帥古趙延壽崔增等軍行未至丹陽縣後軍  
叛去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追至建平縣  
滅之於是頤浩不能進引疾求罷遂詔頤浩赴闕己卯  
頤浩入奏都督府事因言常潤蘇秀大稔米價極賤上  
曰若此何事不成頤浩曰米斛二百正如陛下初幸淮  
南時也上曰太賤亦恐傷農先是創沿海制置使以  
集英殿修撰仇愈為之建司於浙西甲申左僕射呂頤  
浩言近創此司最為得策然敵舟從海來有二道一自

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  
有警遠不能及乞令仇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  
之 丙戌以御史中丞沈與求為吏部尚書兼權翰林  
學士戶部侍郎黃叔敖遷尚書自渡江以來玉牒等文  
散失至是宗正少卿李易乞旅行編次丁亥詔從之

監察御史劉一止嘗言人材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  
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在外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  
非軍事至起復為州縣官皆僥倖之門不塞而至公之

路不開爾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唐劉晏法於瀕江  
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水旱及  
增重監司轉運副使提點刑獄以曾任侍從官為之是  
月擢一止為起居郎一止奏事上曰卿朕親擢也自六  
察遷二史祖宗朝有幾一止曰臣不知舊典尚記宣和  
間張澂李稅與臣實同顧臣何以當此 八月庚寅上  
謂宰執曰朕見凡詢衆集議二三其說事愈不決呂頤  
浩曰誠然魏相言漢家自有制度諸儒皆是古非今如



漢三傑唐房杜豈須多耶 上曰朕即位六年備當艱險非天相之何由脫艱今盜平穀稔天意可知假如敵或南來避與不避如何願浩曰若盡遣諸將禦江敵豈便能渡但先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願浩曰聖意如此諸將誰敢不前耶 起居舍人鄱陽張燾言自古用師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敵撫養家屬以係其心資之財本使或為商賈或為伎藝以混其跡庶盡

死力凡敵人動息皆得知之是日詔諭沿江諸將及都督府 壬辰詔參知政事孟庾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時庾同太尉韓世忠討賊湖外就用之也 癸巳給事中胡安國言京都圍城中人乞再行遣仍薦李剛可用上問安國所知綱如何曰綱作小官敢言水災上曰綱以此得時望然嘗為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圍與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餘里卒無成功綱多掠世譽虛美以此協比成朋變白為黑相附者爭稱之朕今

昇以方面於綱任亦不輕甲午上以語宰執呂頤浩曰  
陛下之言誠是靖康伏闕亦綱之黨鼓唱乃至殺近侍  
莫能止此風不可再也 是日詔韓世忠蕩平諸寇連  
奏大捷已優加擢其告內外諸軍統制官各務立功報  
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冊 時言者以為今日理財治兵  
最為急務如鎮江建康江湖皆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  
都督諸路措置規模亦漸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  
侍從官提振江上與大將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間同力

捍禦詔侍從官願行者聽於是給事中胡安國言提振者提領振舉之稱必有事權乃可今長江表裏悉命宰臣都督執政權領次則有宣撫劉光世在鎮江韓世忠在建康侍從官往諸軍前若只遵約束即為虛行若別授事權又非特命執政專制閫外之意况人主近人入則陪侍出則扈從今遠去觀闕誠非所宜以臣所見其說不可用也 先是起居郎胡世將應詔言請以神武武五軍並建都副統制以分其勢益增三衙精卒為萬

乘扈衛以備非常人以為中於時病 己亥左僕射呂  
頤浩自江上還欲傾右僕射秦檜而未得其方過平江  
守臣席益知頤浩意謂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鎖  
闈當先去之頤浩乃引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為助至是  
以勝非為同都督江淮荆襄諸軍事胡安國言勝非與  
黃汪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南渡之初又下詔  
尊張邦昌結好金人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  
至於此及為相苗劉肆逆不能死之何足倚仗於是勝

非乞守越不許上曰勝非作相三日值苗劉之亂當時  
調護有力朕豈不知言者再論之勝非惶懼復辭會稽  
遂以勝非為醴泉觀使兼侍讀日赴都堂議事特命中  
書舍人檢正黃龜年書行仍趣其來上曰勝非近罷同  
都督士人多上書論其功惟一二臺諫不與既而勝非  
至雖在經筵而實預國論位知樞密院之上安國求去  
願浩言時方艱難安國欲以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  
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戊申安國落職提舉仙都觀於

是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龜年永福人也 大理少  
卿張宗臣言諸郡戎器肢削殆盡作院旬呈之法僅成  
虛文漕計方闕不給以料工匠散充他役雖有舊管或  
大兵經塗或帥臣捕盜盡取而去今防秋在邇素手臨  
敵可乎宜下諸路監司察其減裂或若帥司及大軍所  
索先足州司方給其餘庾戌詔從之 時南雄州境有  
賊鄧慶吳忠聚黨千餘州兵不能敵守臣奏江西帥司  
有統兵官傅樞見駐南安軍雖在別路去本州纔九十

里願得其兵擊賊辛亥詔傅樞總兵累年糜費錢糧未  
嘗立功仰躬率所部兵捕賊如敢逗遛重寘典憲 殿  
中侍御史黃龜年論右僕射秦檜以為主和則遂沮止  
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日衆將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  
即上章辭位甲寅授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前一日  
上召當制學士綦宗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原奏云以  
河北河東人還金以中原人還劉預如斯而已故宗禮  
載之制詞略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



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既而言者論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專務減刻人心大搖且引給事中程瑀等布之要路何俟不譴乃詔落職於是瑀與侍御史江躋起居舍人張燾相繼罷去 丙辰上與宰執言癸丑夜星變昨夕出次東北朕懼欲避正朝又止一已減常膳食素用謹天戒卿等深思政闕益務修舉皆惶懼請罷曰臣等失職致虧于理陛下克自抑畏宜即消伏然所次分野甚遠上曰今不論所次齊魯

燕趙之分天象示譴朕敢不畏天之威耶 提舉仙都

觀胡安國道過衢州遇教官福清黃祖舜師承安國者

也時秦檜已罷相於是祖舜言檜不曉事安國未以為

然 初朝廷所遣通問使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

借官使敵如王倫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輩並為

所留先是倫在雲中副元帥尼瑪哈嘗遣都提點烏凌

阿思謀

原名烏凌思謀  
今改正下同

即驛見倫語講和事既而尼瑪哈亦自到驛

至是乃以事授倫歸報而朱弁洪皓皆得以家問附倫而

歸倫入見具奏敵中事上優獎之以為右文殿修撰左  
僕射呂頤浩謂當遣使以驗敵意九月壬戌乃詔承義  
郎潘致堯假吏部侍郎為大金奉表使武經郎高公繪  
假忠州刺史副之仍兼軍前通問令倫作書與耶律紹  
文并附茶藥納兩宮道君金三百兩銀三千兩淵聖金  
二百兩銀二千兩寧德宣和二后金各一百兩銀一千  
兩又以金銀賜宇文虛中及其下以路由東京乃令宰  
執作書與劉豫而金國相亦以金二百兩銀二千兩與

之時道君在五國城其後金人傳達道君見之泣下謂羣臣曰荷天眷命未亡趙氏中興之主出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覩盛際使我得歸一日暝日足矣羣臣皆賀除藥材留以備用餘皆賜一行親屬官吏時上已濯宣州觀察使楊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而言者多謂增衛兵癸亥上謂宰執曰此論與朕意不同彼但見承平禁衛之盛今亦不少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

可增修器械乃為先務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然  
不滿三千沂中歎曰勾陳天仗單弱乃爾於是招丁壯  
營收園未半歲軍容果張由是上益眷之既遂改中軍  
為殿前司命沂中主管本司公事初置六部監門一員  
比寺監丞 乙丑以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朱勝非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時左僕射呂  
頤浩猶帶都督諸軍事勝非奏此官宜罷執政言方防  
秋未可勝非又奏孟庾姑從之頤浩所領當罷也 時

宣撫處置使張浚自興元復回閬州浚奏金人與夏國  
頗睽夏國屢遣人至吳玠軍中 丙寅廣東漕臣汪召  
嗣奉其父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伯彥之官所辛未  
執政除請廣帥呂頤浩曰汪伯彥長於治郡上曰伯彥  
為郡朕豈不知恐外議以朕藩邸之舊復云未協朱勝  
非曰漢用蕭曹故人唐用房杜舊僚今使伯彥任方面  
未為過舉詔伯彥就知廣州伯彥未拜命盜數萬侵廣  
東圍城邑郡人相率請伯彥討賊伯彥乃出領帥事既

而賊亦遁去 先是醫官樊彥端湯藥有勞御筆特轉  
遙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為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  
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覆奏所以絕羣小之求天  
下幸甚今奉御筆臣恐斜封墨敕復自此始願下三省  
評議乃詔寢前命丙子上謂宰執曰凡御筆處分雖出  
朕意必經由三省樞密院與以前不同若或未由當許  
卿等奏稟給舍繳駁朱勝非曰不由鳳閣鸞臺不謂之  
詔令也 初鎮江府有織羅歲貢御服花羅數千匹兵

興罷貢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司劾世將違旨府察皆懼世將曰某以身任諸公無憂戊寅詔罷之上曰軍興匱乏豈可以御服之物為先且省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 辛巳上謂宰執曰湖南巨盜既平殘黨復能作過否呂頤浩曰有未滅者令李綱收之然聞綱縱暴其治潭恐無善狀上曰朕選任賢才惟恐有遺朕蓋嘗任綱不知其有何功可紀若宣和論水災以此得望可也權邦彥曰綱只是掠



虛美頤浩曰綱之為黨與蔡京一體靖康伏闕薦綱者皆其黨陳公輔張燾余應求程瑀鼓唱為之至殺內侍幾生大變上曰如伏闕事儻再有當誅之 自兵興以

來急於除用人材並無降詔之體至是學士蔡崇禮言望舉行故事是日詔從之 湖廣有統制官張忠彥者

駐軍廣州頗擾一路宣撫使李綱召之不來綱察忠彥意樂為郡檄令權知岳陽忠彥果至即械送所司取旨誅之 乙酉詔諸路帥臣帶宣撫使者並罷於是李綱

知潭州止帶湖南安撫使 丙戌詔龍圖閣待制知溫  
州洪擬為禮部尚書 主管川陝馬趙開倣大觀東南  
北鹽法置合同鹽市驗視稱量封記發放與茶法大抵  
相類鹽引每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約九  
錢四分鹽所過每斤納錢七分住賣納錢五分若以錢引  
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六十自此始推行之 金諸將請  
其主歲如中京以觀遼土及兩河之地是秋左右副元  
師尼瑪哈鄂勒琿監軍烏克紳都監烏珠

烏珠自  
秦翔回皆會

于燕山以迂之留監達喇守祁州都監伊都守雲中伊

都久不遷常怏怏有叛意至是約燕京統制浩里

原名槁里  
今改正

同反

蓋統兵之人皆契丹人伊都密諭燕雲兩河郡守之契

丹漢兒令盡誅女真人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妻來告時

烏克紳獵于居庸關見二騎交馳甚遽追獲之於靴中

得其反狀烏克紳回燕統軍來謁縛而戮之伊都既覺父

子以游獵為名遁入夏國不納遂之韃靼先已受烏克

紳之命以兵圍之伊都父子皆死烏珠馳至雲中凡預

謀者悉誅之并殺尼瑪哈之次室蕭氏烏珠回燕請罪於尼瑪哈曰蕭氏乃天祚元妃與兄實仇然忍死以事兄者蓋將有待今事既不成他日帷間不測寸刃可以害兄矣某愛兄故擅殺之尼瑪哈泣而謝于是令諸路盡殺契丹其得脫者皆西亡入夏北奔沙漠矣冬十月戊子朔宰執奏言者乞置監牧馬事上曰若復孳生馬監當就水草地於是三省樞密院條上欲以饒州為牧地郡守帶提領仍選使臣五員專管其事上曰兵以

馬政為先唐開元間馬多至四十萬匹當時用一鱘易一馬亦要得人又如王毛仲陳馬若錦繡其盛如此

起居舍人胸山王洋言近百官進對所奉訓誥皆不關史氏慮歲久失實請自今有得聖訓事關休戚弗具報者聽史官論列從之 時諸路盜賊稍息左僕射呂頤

浩慮守令不虔請分御史循行諸路上乃詔三省選強明廉謹之人臺察不足則以郎官攝之皆令引對面給親劄御寶歷回日考其殿最以著賞罰乙丑詔遣曾統

朱異明橐胡蒙劉大中薛徽言等分往諸路並以宣諭  
為名異桐廬人橐長沙人大中楊子人徽言永嘉人也  
詔各賜內帑絹二百匹統等辭免上曰朕欲出使無擾  
不受一切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聞司馬光曰儻衣  
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至今人多誦此語時  
資政殿學士李回以老儒知洪州雖仁厚有餘而智略  
不足故下多縱弛帥司屯兵數萬皆招收潰賊既無所  
憚又軍食不足恣其所為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大

中至江西以回為不職且言其縱子弟預政及多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朝廷初疑太多再下大中審實大中言十中之一二且事有大于此者乃詔落職罷之回歸饒州而卒 先是有富順民李勃者因與娼阿王濫詐稱徐王到夔州守臣韓迪申宣撫司遂津送赴行在道由衢州吏白守臣鄭人汪思溫親王至州當避正堂思溫曰即乘輿至何以待之治供帳如大賓客之儀勃至行在驗得其詐送大理寺根問獄具庚寅詔勃依軍

法向王決杖編管 起居舍人王洋乞封錢氏之後甲  
午上謂宰執曰洋面對舉不急之務可降一官且曰朕  
虛已求言如盜賊等事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  
所以望臣下之意若獻言者有補治道朕當旌賞既而  
洋知吉州猶得直徽猷閣而去 自罷江淮等路發運  
使以來頗失上供錢物至是新置江浙荆湖閩廣九路  
都轉運使丙申以大理卿張濟為之仍除集英殿修撰  
置司湖州 言者謂今年閏四月壬辰有詔戍兵于本



州知通依階級法蓋朝廷灼見官軍在外恣橫之弊然  
經由州縣一切不卹擅發倉廩豪奪錢穀甚至笞撻官  
吏肆為兇暴豈可姑息不問望今後統兵官經由州縣  
如屯駐法從之 己亥上謂宰執曰銓曹若不為人吏  
舞文即無留滯長貳官肯閱文案自然難欺呂頤浩曰  
臣昨任吏部尚書頗見其弊臣以為四選人吏作過大  
即流配次當勒停上曰赴部之官往往以細事難知動  
涉旬月不可不革也 初金人陷南京守臣休寧凌唐

佐降之復以為南京守至是唐佐密疏劉顓虛實遣人  
持蠟書歸朝為人所告豫執唐佐還汴都庚子殺之囚  
其妻田氏於潁昌府其後京西招撫使李橫下潁昌田  
氏訟其事橫以聞詔贈唐佐徽猷閣待制 中書舍人  
胡松年面對論吳越楚漢皆有謀臣如吳不用申胥楚  
不用范增則為越與漢所滅乙巳上以語宰執於是朱  
勝非曰唐肅宗用李泌以白衣為謀臣上曰德宗幸奉  
天一時謀議盡出學士陸贄故號內相 庚戌宰執奏

禁私酒事上曰私酤亦害國計呂頤浩曰茶鹽榷酤令  
曰仰以養兵若唐府兵可復無養兵之費則可罷不然  
舍此何出朱勝非曰榷酤自漢武時因用兵而有上曰  
行之十餘年不能改亦見允利也 朱勝非上疏陳經

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萬緡儻無  
變通理必坐困逆豫方行什一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  
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  
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山寨已二十六項彼得之未

必為用我失之人心必去且謂官軍不敢出逆黨能驟  
來以江南為危地北為樂土若承此時擣其巢穴則淮  
北振擾而江南自安三謂金使既行未有要約而豫之  
惡可以藉口况彼姦詐但計強弱如尚強和必不集與  
其併力南向曷若先破豫兵以去其助四謂大軍一出  
當明諭將帥凡官帑金幣皆以賞軍此藝祖伐蜀惟取  
土疆之意也五謂渡江之後有助順土豪可率衆者擢  
為守將俾自為備則兵勢益張如此不二三年中原可

定上從之。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大臣不可立威當與諸將論事上謂俯曰昨杜充一向威嚴將帥不敢議事朕詔執政與諸將會食共議卿知未十一月己未宰執進呈俯章呂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通上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危亦不可偏廢如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此蓋難事己巳宰執奏新除太尉韓世忠合依兩府恩例上曰朕昨命中使賜世忠帶笏戎座以寵之矣昔周賈晉侯賜之大輅戎

輅彤弓盧矢拒鬯今世忠有功宜厚予之 吏部尚書  
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除龍圖閣學士知潭州與求乞  
祠改以禮部尚書提舉太平觀庚午擬奏有官必有吏  
然先世之吏正後世之吏邪故有所謂猜禍吏有所謂  
豪惡吏有所謂輕黜吏有所謂深刻吏尹賞張湯王溫  
舒之徒猶能制而用之故能勝其任近時吏強官弱官  
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  
也官有罪吏告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按之則

相與歎曰豈寬縱致然耶故任職者皆以不按吏為得計宜其所在姦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臣竊憤之願詔有司立法應官除名者吏勒停官衡替者吏放罷官能自按吏則許免失覺察之坐如此則吏強官弱之風浸衰矣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為姦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故吏得以欺也權邦彥曰昔有三不欺不敢欺在威不能欺在明不忍欺在德上然之 辛未上謂呂頤浩曰朕嘗思創業中興事

殊祖宗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又顧祖宗已行法  
度如何壞者欲振墜者欲舉然天不假易朕敢不勉之  
辛巳上謂宰執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奏朕戒以  
持法明恕如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頤  
浩曰惟明克允乃用刑所先也時袞奏昨政和新書曾  
未數歲而論議紛紛衝改幾半者皆自縉紳之臆說也  
願降睿旨若於新書有所增損乞更加參訂可否勿使  
輕紊成憲乃詔今後臣寮所請若祖宗法意并新書有



所增損令刑部參酌中省 江西宣諭薛徽言奏漢薛  
宣守左馮翊時頻陽縣當數郡湊且多盜令薛恭所職  
不辦而栗邑縣小僻在山中民樸易治令尹賞以茂材  
遷乃奏賞與恭易未幾兩縣皆治蓋材有長短邑有劇  
易望許臣所到州縣視吏無大過止坐才窘而事不辦  
者聽兩易其任如薛宣故事詔如合移官申省取旨

初詔知湖州汪藻修元符以來日厯至是藻言東觀此  
例臣嘗預聞今本州不經兵火案牘具存且多藏書之

家臣於郡政之餘當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編年類  
進以備採擇壬午詔從之 初婦人阿易詐稱帝姬曾  
下嫁曹成致宗室趙士倫申荆南鎮撫使解潛送赴行  
在至是驗知其詐下大理寺獄具十二月丁亥朔詔易  
杖死士倫等皆編管 右諫議大夫徐俯右司諫劉棐  
言湖南安撫使李綱慢君父輕朝廷及改制書等罪甲  
午詔綱提舉崇福宮棐宋城人也 宰執奏御筆批出  
令舉舊制禁絕民間銷金事上曰昨因閱韓琦家傳論

咸里多用銷金衣服朕聞近來行在銷金頗多若日銷  
不已可惜廢於無用朕又觀春秋正議謂質則用物貴  
淫則侈物貴蓋淫侈不可不革先是通州歲支鹽二  
十萬袋時淮南宣撫使劉光世下統制官喬仲福置私  
鹽做官袋而用舊引貸於池州人不敢問言者以為今  
歲緣此支鹽僅三萬袋實指課額於是尚書省言茶鹽  
之法朝廷利柄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若將佐容縱侵  
紊非獨妨客販即養兵大費必闕乃詔光世追仲福取

問仍誠所部將佐不得販鹽違者重寃 高麗國遣人入  
貢 己巳司封郎官鄭士彥奏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  
精國家承平時禁軍教法甚嚴况今艱難而諸州往往  
冗占大抵以特迎為急務以教習為虛文望詔有司申  
嚴故事每州選兵官專主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  
辛亥詔劄付諸路帥司 左司郎中金壇張綱奏欲令  
後令州縣月具繫囚存亡之數長吏結罪保明申提刑  
司歲終較其多少最多則黜責少則褒賞壬子詔從之

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德安府獨存鎮撫使陳規與羣盜屢戰皆勝至是規奏屯田事請以兵為農因農為兵其策甚可行諫官乞推賞官吏遂降詔獎規甲寅言者又謂規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望頒其法於諸鎮使倣而行之以參知政事權都督江淮荆浙諸軍孟庾為同都督婺州歲貢羅建炎中已減定為三萬匹是歲計臣格前詔乞復崇寧之舊守臣王居正三上章且遣其屬詣都堂白宰執仍手疏五不可以聞乃

詔依已減定之數 初金人以伊都之叛收平州守郭  
藥師相州守杜充平陽總管蕭慶皆下元帥府獄既而  
悉免之惟雲中副留守李處能預謀族誅左副元帥尼  
瑪哈問充爾欲復南歸耶充曰他人敢歸南朝惟充不  
敢歸也尼瑪哈顧而笑之時金主晟已至中京欲遂之  
燕雲以伊都亂復還本土至是副元帥而下知其主已  
回亦各歸所部 時鼎寇楊公黃誠聚衆至數萬公主  
誅殺誠主謀畫據江湖以為巢穴其下又有周倫楊欽

夏誠劉衡分布遠近共有車船 李龜年紀楊公本末

曰車船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皆可其名大德山小德山望三州及渾江龍之類皆兩重或三重載千餘人

又設栢竿其制如大桅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轆轤

貫其顛遇官軍船近即倒栢竿擊碎之渾江龍則為龍

首每水關楊公多自乘此

原關

及海鰓船多數百隻

海鰓者鰓

頭船也

蓋車船如陸戰之陣兵海鰓船如陸戰之輕兵而

官軍船不能近每戰輒敗大率偷歛雖各有寨而專恃

船以為強誠衝雖各有船而專恃寨以為固誠寨南據  
芷江東北阻湖惟西有陸路又設重城濠及陷馬坑衝  
寨北據芷江東西南皆阻湖誠衝每詔曰地險如此除  
是飛來是月詔鼎澧鎮撫使程昌禹與荆南鎮撫使解  
潛分遣兵討之既而昌禹奏殺賊五千餘人 又李龜  
年記曰昌禹初到鼎州披荆棘立軍寨與賊接戰其御  
下甚嚴不用命必誅之故將士戮力又為鐵牀等刑專  
以威賊每擒賊黨引其傑黠者問以賊中事辭不服則



以此刑治之其徒旁觀惶駭戰慄又陰縱其老弱以歸  
故賊畏昌禹不敢犯鼎州 初諸州鑄錢監惟饒之永  
平最古蓋自唐乾元初已創本朝於至道中增池之永  
豐咸平中增江之廣寧而虔之鑄錢院大觀末始建兵  
興以來鼓鑄殊損舊數而官吏狠衆往往虛靡廩給是  
年始令永豐監卒寓役於饒廣寧監卒寓役於虔蓋移  
少以就多也 鄧隨郢鎮撫使桑仲與其下謀再攻金  
房李橫曰不率三軍入西川即殺敵以報國勿坐困於此

孔明獨不從曰朝廷既招安我輩無事且已竟無行意  
仲怒自馳至郢州起軍明謂其黨曰大太尉來定見害  
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百里髻必解散預備有力者為  
之束髮坐定明卑辭謝曰擇日即起兵宜敢違大哥令  
事未須遽莫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既得髻即擒而殺  
之遂以仲再反聞於朝仲之母奔告李橫橫自鄧州率  
兵為仲報讎進圍郢城明有口辨登城呼曰仲心難保  
先殺明次及兄矣何如吾二人分其衆與地請命於朝

橫不聽攻之愈急明開門與戰大敗而走既而自歸行  
在授洪州兵官橫既為仲報讎義聲稍著詔授襄陽等  
州鎮撫使 偽河南尹孟邦雄盜發永安陵河南鎮撫  
使翟琮憤不能平思出奇以擒之又知虢州董震初嘗  
從偽至是復歸正乃將所部與琮併力謀取西京琮興  
子也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十四

宋 熊克 撰

紹興三年

歲在癸丑

春正月丁巳朔翟琮引衆擣孟邦雄營

邦雄方醉卧遂將其族以歸 甲子詔戶部侍郎姚舜

明往建康府總領都督府錢糧仍選官屬充糧科院審

計司舜明岷縣人也 初金將薩里罕等衆十萬自鳳

翔長安聲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

入泊陽界斥堠將部龍與敵遇退走金房鎮撫使王彥

倉卒召兵使別將將二十人迎敵初亦以小勝既而金諸軍萃馬二將併沒彥聞敗乙丑退保石泉縣敵遂入金州 初令廣西帥臣許中市戰馬皆弱不堪用至是降中兩官壬午詔置買馬司於邕州馬必高四尺二寸以上每百匹為一綱 先是言者論工部侍郎賈安宅以為張邦昌之僭立也莫儔以書報安宅安宅欲往從之聞上登極儔既被罪乃遽請致仕又謂苗劉之變呂頤浩等檄書至湖州守貳及寄居葉夢得欲相率皆行

安宅斷然以為不可於是安宅被旨分析既上委臺臣  
驗其實始知安宅致仕在儔被罪已前亦未嘗沮夢得  
等勤王之議惟與王黼連親是月安宅以徽猷閣待制  
奉祠而去言者不已遂降為集英殿脩撰 兼吏部尚

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在選曹至唐而銓法  
密矣然不盡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  
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季輔遽  
擢為監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

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  
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加獎則是尚或任人而不  
專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典選者一切不得以意從事  
振幽拔滯無復闕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  
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二月丁亥朔詔從之 辛亥  
詔廣西買馬置提舉官既又撥本路上供錢七萬緡付  
之為本自是歲得千匹雖極費力斃於道者常半然於  
治軍亦非小補 以右諫議大夫徐俯為翰林學士先

是俯為侍讀進春秋解義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引左氏傳及杜預釋謂伯糾父在而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名以譏之上曰桓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書名貶之也因顧右僕射朱勝非曰鄉更為朕討論而俯亦乞以聖諭編之記注既而勝非又奉親筆以為天王之失而孔子名宰所謂指行事示褒貶者於是勝非奏陛下天縱之能日新之學臣曷足以副隆旨然嘗陪經幄不敢回辭謹參



攷經傳衆說庶幾推廣聖言臣聞刑威者主之大柄分  
守者臣之大節桓公聽羽父姦謀篡而自立擅易許田  
貪取郟鼎如是四年天王不問乃使其宰往行聘禮所  
謂主柄臣節今盡廢矣故經書宰名所以譏周王也望  
依俯所奏以宸翰付經筵且編之注記永為大訓癸巳  
詔從之 乙未上覽權邦彥遺表謂宰執曰邦彥盡瘁  
國事遽爾淪謝深可傷惻卿等可往弔之問其家所須  
呂頤浩言邦彥歸舉家皆陷今惟一女嫁韓穰乃詔以

所得恩數分給其女 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失守  
即遣統制官田晟率兵守饒風嶺且報陝西都統制吳  
玠玠驚曰事迫矣當亟邀于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  
遂自河池縣一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之官軍  
萬七千人益以洋川義士為三萬玠以黃柑遺金帥薩  
里罕得之始知玠東來敵衆仰攻我師連勝薩里  
罕怒斬其千戶貝勒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  
崖而上丁酉犯祖溪關繞出玠後玠遽還仙人關己亥

金人陷興元府士寅子羽退保三泉縣從兵纔三百子羽遺玠書與之訣玠得書泣統制官楊政勸玠往救子羽玠乃引麾下兵由間道趨三泉縣子羽留數日兵稍集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聲復振 辛丑宰執奏禁中神御薦饗禮料上曰朕皆自閱有一事可議神御二十五位各用羊肚一須殺二十五羊恭惟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謹以別味代之在天之靈亦必歆也呂頤浩等言陛下盡誠以奉先而仁思

及於微物天下幸甚 初建康府守臣端明殿學士李  
光以支軍衣絹不足嘗借用上供絹是月下本府具當  
職官時光已奉祠去而端明殿學士趙鼎為守鼎以為  
光為守臣直移文有司取而用之誰復敢議安可併及  
他官遂止以光聞因奏漕司不時應副且迫於軍衣光  
不得不爾擇禍莫若輕非其罪也光之罪行及臣矣始  
朝廷頗怒得鼎奏乃薄光罪時參知政事同都督諸軍  
孟庾江東宣撫使韓世忠各駐軍於建康軍中多是招

安強寇鼎為二府素有剛正之風灰世忠皆加禮兩軍亦肅然知懼民既安堵商賈通行未幾移鼎帥江西劉豫之母偽太后死諡曰慈憲是月葬於東平縣三月戊午宰執奏池州敢勇軍作過上曰此事雖由小入喜亂亦守臣馭之失宜呂頤浩曰請先抽作過敢勇且分汰其餘衆乃議守臣之罪上可之丁卯宰執奏棟刺親從親事官上曰凡招軍之費動輒萬緡人但見萬緡爾不知皆生民膏血豈可輕用誠不得已也浙東

沿海制置使呂源因賜對軌奏私事為言者所劾是日  
詔今後上殿不得軌論私事 初襄陽府鎮撫使李橫  
既得帥權思立奇功以自固又軍中乏食徃徃以人為  
糧朝廷所給皆州縣虛椿之數橫乃與信陽軍鎮撫使  
牛準相約同領兵北去襲穎昌府遇金人戰屢捷卑魯  
山人也金人自入中國少能抗之不意橫等率至悉潰  
而去遂復穎昌及汝州葉縣等處至是橫等傳檄諸軍  
將復東京略曰偽齊僭號自速誅夷國運中興王師已

進西壓淮泗東過海沂又曰金商之帥出其先荆湖之帥繼其後倘能納款則悉仍舊貫執迷不悟則後悔難追時橫已除京西招撫使吳玠會劉子羽於三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且儲粟守之初諸叛以利誅金謂四川唾手可得金所忌者獨玠故道險從金商不意玠之越境而戰也破金無所得已失望而洋川公私之積皆寘他處至是野無所掠殺馬而食馬且盡遂殺兩河僉軍食之又

春厲方作至金牛鎮距我師數十里而退且遣人賫書  
招子羽及玠子羽斬之而縱其一問孰遣汝來曰國相  
國相謂劉益也壬午子羽與玠謀遣兵邀於武休關而  
金棄輜重已去擊其後軍敗之先是宣撫司官屬有勸  
張浚移治潼川府者軍士聞之皆怒子羽馳書請勿徙  
浚從其言乃定以太尉江東宣撫使韓世忠為淮東宣  
撫使於泗州置司 兵部郎官劉景真論淮南守臣當  
久任癸未上曰守臣固當久任至於選任則不同股肱



近郡止於承流宣化惠養百姓而已淮甸密邇寇敵又須曉軍事知撫兵御將之宜然後能扞一方不可不擇也 夏四月先是河南鎮撫使翟琮擒孟邦雄奏至上大悅起授琮利州觀察使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為劉豫守襲琮於伊陽琮設伏擊之盡殪京西招撫使李橫以聞丁亥以橫兼高執鎮撫使詔琮押邦雄赴行在 戊子上謂宰執曰沈與求席益前為吏部長貳甚有能聲今乃不如方員多闕少士大夫失職者衆倘非痛戢

姦吏安得注擬無壅可召洪擬等諭之 己丑宰執奏  
刑部郎中韓膺胄請誤入人死罪者乞依祖宗法終身  
廢之經赦不原上曰此仁宗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  
上又謂吏部曰亂後文書不存吏緣為姦長吏尤當痛  
懲其弊使差注無滯權尚書洪擬雖累歷亦恐失於濡  
緩席益曰擬甚用心上曰治吏以法使之畏威乃不敢  
侮文也呂頤浩曰唯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也  
庚寅以浙西大帥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於池州置司

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姦細入池州  
城潛燒倉庫光世擒而鞠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世忠  
與光世交訴於上詔光世移司建康府而世忠又欲以  
兵襲其後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寇恂賈復事戒之

登仕郎鄒況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且乞雪昭慈獻烈皇  
后之謗辛卯上謂宰執曰此是哲宗朝事言之無傷乎  
徐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謗已息矣  
上曰昭慈勲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

俯曰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正后生元子繼萬世之  
統以哲宗少年成之在色不欲以多近嬪嬙小人陰連  
宮掖因是得行媒孽遂致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  
之罪也 壬辰詔都督府移於建康 浙東宣諭朱異  
薦鎮東軍僉判張九成等五人政績是日詔各轉一官  
上曰增秩賜金古所以賞守令故邵縣之政克舉呂頤  
浩曰內姜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恐外議以臣為私上  
曰不可有功必賞乃所以為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

當貸也 癸巳上曰鄒况乞雪昭慈之謗今當大祥因  
此時下詔如况言可也上遂問昭慈得罪秦陵之因俯  
對以昭懷上僭及左道之誣席益曰此皆章惇蔡卞之  
罪也遂詔昭慈諡號別加討論甲午上曰鄒浩之弟欲  
擢之乃令上殿徐俯曰鄒浩亦有子名柄然嘗為李綱  
客今當以其父故用之若終嫌其陷於綱黨浩更有次  
子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為御史使言事聳動四方  
亦足為國家之光也 尚書省言浙中去歲大稔今韓

世忠移軍屯泗上非借民力恐饋餉不集乃命戶部尚書黃叔敖與江浙都轉運使張公濟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以空名告身誘富民糴米五十萬石芻五十萬束乙未叔敖等奏今來博糴與常時不同乞不作納粟仍與免試注官汝嘉麗水人也 時鼎寇楊么衆至數萬僭號稱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乃詔湖南帥臣折彥質令節制潭鄂荆湖諸軍會于鼎州討之於是鼎澧制置使程昌禹先遣統制官杜湛引兵攻賊

寨以俟諸軍來會既而潭州統領官劉深鄂州統制官  
顏孝恭共二千人荆南將官羅廣三百人並至屯鼎之  
城外而軍食不繼辛丑鄂潭之兵南還癸卯荆南之兵  
北還而湛亦歸矣 戊申宰執奏戚里高士曠乞落階  
官及差遣詔除權容省四方館公事仍轉一官上曰士  
曠宣仁近親又最長故優異之然不可躡等高爵厚祿  
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  
官未有過保義郎者呂頤浩曰漢有恩澤侯本朝固無

也上曰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  
矣已酉上諭宰執曰人材當須長養成就之今每除  
一監司常患無人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至於賊吏  
所當深治然所在多置獄橫及無辜非朕本意此後唯  
謹擇監司不必遣使遂詔諸緣宣諭所發置獄除正犯  
人外並放時神武後軍都統制巨師古駐軍揚州淮  
東宣撫使韓世忠欲令聽其節制師古不伏世忠劾罷  
之詔主管殿前司郭仲荀兼統神武後軍初詔李橫



牛舉等直趨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司夾擊時朝廷方嘉橫勇敢向前而江西帥臣趙鼎獨奏襄陽居江淮上流實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為得策今聞橫與牛舉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偽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近有來自襄陽臣竊訪之云橫止緣乏食無衣則其出兵固非獲已臣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糧足則不假他圖然後責其

守疆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為持久之計矣上覽  
奏頗憂之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律見金所遺子女  
玉帛縱略數日置酒高會金入聞而易之偽齊將李成  
與金合衆二萬復來橫等多無甲戰敗而走賊亦不敢  
深逐也叅議官穀城譚世則為賊所執令其臨江漢招  
橫橫不荅世則遇害穎昌府復陷偽境至是荆南鎮撫  
使解潛奏橫已回襄陽及金犯鄧州境與本鎮甚近緣  
四川總領財賦趙開過糶將士饑餓望下湖南撥兵同

保上流仍下川路備糧詔以付宣撫司 鼎寇楊么拒  
官軍累年賊徒亦多被殺至是以諸處會兵來討人心  
頗搖乃偽肆赦立鍾相之幼子子義為太子自么與黃  
誠以下皆盡臣禮之以固其黨之心初賊有寨僅七十  
中間為官軍所破或葺或廢惟夏誠劉衝二寨險不可  
破 上每日朝退即閱羣臣章疏及四方奏報申時付  
外乃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以為常未嘗少怠五  
月乙卯朔上因以語宰執且曰每日申時付外章奏至

卿等處畧刻皆定可見也 河南鎮撫使翟琮奏去朝  
廷道遠緩急乞隸宣撫處置使張浚戊午詔從之 已  
未資政殿大學士吳敏卒 自渡江以來大宗正權於  
虔廣二州置司至是詔行在建睦親宅辛酉宰執奏當  
作屋百間上曰此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故春秋  
得其時則不書不書者聖人之所許也近時營造之令  
一下郡邑即科於民故民輒受弊若物物和買則民不  
與知乃令有司條上是年冬始成南班宗室至而居焉

初榷貨務都茶場槩稱行在至是詔鎮江府吉州置  
司者別為名 時御筆增小官俸下有司條具士戍上曰  
小官俸增雖變舊法亦所以權一時之宜祖宗成憲固  
當謹守至於今昔事有不同則法有所不行亦須變而  
通之自元豐增選人俸至十千二百當時物價甚賤今  
飲食衣帛之價比宣和間猶不啻三倍則選人何自給  
而責以廉節難矣 初遣奉使潘致堯高公繪等往金  
國軍前通問至是回乙丑以致堯為刑部郎中公繪為

浙西都監 金願再遣重臣以取信丁卯遂以吏部侍郎韓肖胄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辛未命肖胄為金國軍前通問使仍擢給事中胸山胡松年為工部尚書副之肖胄等辭奏曰緣大臣各徇已見致戰和未有定論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 癸酉宰執奏稟國書上曰有天下者當持之以謙易曰謙尊而光則知能謙者尊而光矣 時有上殿官李長民者正

民之弟也戊寅上問宰執曰長民比正民如何呂頤浩對二人皆淹博文辭則長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得其藁以示從臣而正民以光等為皆不合時宜士大夫笑之徐俯曰正民父景淵長者持論平允不以元祐為非臣嘗戒長民當繼父志上曰顧長民力行如何爾元祐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徧用餘人亦不可徧廢惟賢則用之上又問鄒况何如人頤浩等對以浩之弟上曰浩固賢今更當論况之賢否席益曰陛下不以正

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又問况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心至公未嘗偏有好惡况用人乎既而除長民監察御史常與改秩 湖南宣諭薛徽言薦通

判永州劉延年祈陽縣令張登欲就任增一秩已卯上問宰執曰延年何如人呂頤浩等皆曰不識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固未易知聖人猶難之大臣既不識何由知其賢否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 上又謂宰執曰監司守令皆有勸農之名未聞勸農之實呂



顧浩曰漢力田與孝悌同科以重農事也上曰觀文帝  
詔足知當時重農事矣席益曰大觀政和間亦嘗舉行  
勸農事而吏不以實應徒為文具至有追集農夫拘留  
累日以待守令之行阡陌者今當令縣縣行勞來之實  
上然之 初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解元杜琳  
等將兵渡淮北去至是詔世忠金人已約講和所遣兩  
軍且駐盱眙勿侵齊國之境 是月劉豫偽戶部侍郎  
馮長寧與監察御史許伯通同修十一稅法與阜昌勅

令格式皆成二法並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其說以謂  
宋之稅法為民大蠹權豪交通州縣而欺愚弱入田宅  
不承其稅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為推割產已盡而稅  
猶在監固拘囚死而後已官攤逃戶之稅使邑里代輸  
又方田高下土色不實朝行寬恤之詔暮下割剝之令  
故民窮而起為盜大率皆吠堯之言也 資政殿學士  
許翰自湖北遷居江西六月戊子卒 金人之由褒斜  
谷而去也宣撫處置使司遣軍追擊俘女真二千口至

是張浚奏捷時副使王似纔至而朝廷未之知也上曰  
賴敵自退兩蜀無虞左僕射呂頤浩曰臣深以為憂今  
強敵自敗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取旨上曰可速  
其來仍督王似盧法原之任庚寅曲赦川陝令吳玠速  
上將士功狀既而法原亦至仍置司於閬州於是總領  
四川財賦趙開白似等求罷且言自改修茶鹽酒已壞  
之法歲有常息起建炎己酉至紹興癸丑共收一千五  
百餘萬緡兼陝西茶馱及陝西造銅錢引紐計川錢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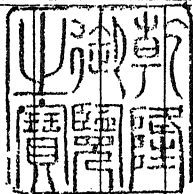
八百三十餘萬緡惟是官吏營私惡其不便於己共興  
謗讟以為擾今老矣恐誤國事似等知軍食方急不可  
以無開乃疏乞因任詔從之自川陝屯兵一歲之用可  
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而對糴居其半錢三千餘萬  
緡而鹽酒稅亦半之此其大略也  
此據鄭剛中送人序上謂宰執  
曰為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朕嘗語徐俯異  
時宮中有所禁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  
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

在中制所以必可行也 鼎寇楊么犯鄂之公安石首  
兩縣甲午詔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神武前軍都統  
制王瓌為荆南潭鼎澧岳制置使率所部全軍并帶統  
制官崔增水軍擣其巢穴仍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  
東宣撫使劉光世各以船五百隻與瓌又詔統制巨師  
古以兵二十亦隨瓌去併力討之瓌又請金字牌欲招  
安其衆上曰建炎以來盜踵起而不息者由黃潛善專  
事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

故不逞之徒胥動為盜楊么罪惡貫盈何以招為仍命  
將來破賊誅止渠魁貸其脅從許以自新 庚子給事  
中黃唐傳乞立武選格以科舉人數三分之一待武士  
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詔兵吏  
二部條上 建炎中國子監併歸禮部丁未始詔駐蹕  
所在國子監量養士仍置博士然未果行焉 初呂頤  
浩以養兵費廣乃稍更鹽法循法為序使商賈入納奔  
湊又經理淮甸以護通泰專鹽利而堂後張純獻計願

浩增定私鹽刑名多配嶺南犯者相屬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法已極重貧民所負至少而受捕豪家結羣持伏則法不能及宰臣猶蔡京之舊亦用張純提領兩務而戶部與胥吏通姦利已有顯狀上諭同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害第當擇利多害少者為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至是亟命有司更定其法下純大理寺治罪取兩務復隸戶部 時選部案牘不存吏得為姦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往返輒經歲於是考功郎官歷

陽魏石奏請細節不圓者悉先放行人以為便自後踵行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興小紀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監生臣顧聲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十五

宋 熊克 撰

紹興三年秋七月丙辰左僕射呂頤浩辭提舉國史不  
允上曰朕觀歷代史後人皆不及前人遷固雖下於左  
氏辭猶竒偉范蔚宗以還不足觀也至唐史尤不及前  
人遠甚頤浩曰陳壽三國志亦佳上曰壽頗簡略事實  
多在注中又諸家互相矛盾席益曰歐陽修五代史乃  
有褒貶義例過范蔚宗等遠矣 工部侍郎歷城李擢

奏乞參紹聖大觀法別立博學宏詞一科已未詔從之  
時行在百官以職之高卑而差其人數多寡月給雇募  
之直亦是擢請之也 時大早上曰和買未為良法今  
支錢一千州縣吏更不奉行重困吾民可下監司覈實  
勿為文具甲子手詔略曰朕於民事未嘗敢緩其和買  
綢絹錢已虧而多有不支民咨怨而傷和氣因以致旱  
可索逐路未支實數條上 言者謂艱難以來中原隔  
絕祖宗開國功臣子孫凋喪幾盡乞訪其後量才錄用

從之 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不可用壬申  
詔罷之上曰器械之利古今異宜古所便者未必便於  
今然古人雖用亦或不利如騶縫而止之類蓋車非利  
器也席益曰古人用車或勝而後人用之必敗蓋古人  
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懼而後人每以  
車敵騎其敗固宜呂頤浩曰房瑄失利於陳濤正坐此  
也 甲戌宰執奏置孳生監牧馬呂頤浩因論廣西買  
馬雖置提舉官須令帥司與之直庶無乏事上曰固也

然當擇帥若不擇人而每事待朝廷處置則雖百執亦不能辦治天下者要在官得人而使之各任其事則天下治矣 時置監於饒州以左朝請大夫郗漸為提舉孳生監牧事然馬性利高寒鄱陽地卑濕既而因暑馬死者衆漸坐此罷 先是講筵所祇應人經進書推恩內門下後省私名莫允中拔進義副尉左司諫唐煇論以為不當乞追改煇吳縣人也已歿宰執進呈上曰此講筵所奉御寶批也既有例當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

比然副尉而煩諫官論列乞陛下允所奏上領之徐俯  
曰既有例當如何上曰然凡朝廷事既有例因言者論  
列而改則是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繫國體呂  
頤浩固請從輝之說上可之先是久旱中雖得雨微  
潤而止上極憂勞省躬修政而圖嘉應至於祈禱皆蔬  
食以致潔誠自此月己巳之後屢雨至是始足庚辰上  
謂宰執曰日者亢陽朕甚慮之以為穡事無望矣今霑  
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大有年者一有

者再而已矣以此知難得也呂頤浩等退而相謂曰上至誠閔雨如此宜豐年之來格也初劉豫將李成統衆與金合兵二萬攻盧氏縣河南鎮撫使董先率兵五千禦之衆寡不敵遂棄元守州縣將二千餘人退寓襄陽府願聽李橫節制許之金僞兵復侵襄陽橫以食盡不繼遂引其兵棄城而遁金僞兵南至隨郢遠近震恐橫欲奔荆南以俟朝命其屬趙去疾閣大鈞等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為



賊萬一諸部不見納奈何三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  
既而鄂帥劉洪道米拒之橫大怒欲殺之皆呼曰江西  
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趙鼎已遣米船至其衆  
遂安董先與信陽軍鎮撫使牛臯先渡江至洪矣鼎復  
以銀數千兩犒橫之衆且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於境  
橫大喜是月詔橫駐洪州既而鼎發橫赴闕將佐以下  
隨之橫至闕為桑仲訟寃乃追洪州都監霍明送大理  
鞠之亦竟薄其罪時召德安鎮撫使陳規至行在規

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云  
詔復沿海制置使乃以殿前都指揮使郭仲荀知明  
州兼之仲荀將兵二千之任因陸辭乞解軍職遂加檢  
校少保仲荀至明正當風汛賊舟南來之時即遣小舟  
入海為斥堠屯兵港口據要會以待之 八月己丑宰  
執奏分屯軍馬遠近輕重呂頤浩曰第恐無糧上曰撫  
國家給饋餉自古亦須運糧豈有無糧之理伊都初叛遼  
主亦以讒言不給糧之故往附女真也 時言者欲罷

都轉運司於是度支郎中侯懋等言自發運司罷後上  
供錢物頓失遂改為都漕蓋緣以辦上供為事今罷此  
亦可省吏之費第諸路漕臣又以上供移用他時復置  
即非朝廷舉措矧自置司一歲間已增八十餘萬貫矣  
第漕臣不得自便故同忌嫉以此見存廢利害甚明庚  
子詔從之 上以雨暘不時又蘇湖地震甲辰詔中外  
之臣令極言毋隱先是諸州有積年所欠禁軍闕錢已  
委逐路憲司起發上復恐不便於民遂諭宰執令速蠲

放繼又手詔三省樞密院行之大指慮有追呼禁繫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至是上又曰紹興元年以後合椿之數亦未須起欲與諸路招軍令填足舊數也 初河南布衣王忠民隱居不出靖康中因上書被召又嘗以策干長安帥范致虛致虛喜欲致之不能時諸鎮如翟興董先李彥仙皆禮重之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遣人達金寨與故遼之境以斷天下之疑宣撫處置使張浚補以官不受復薦之至是忠

民詣行在左僕射呂頤浩僉書樞密院徐俯謂之曰上知君來甚喜既見上所奏皆留中授右宣義郎忠民辭不獲命則以告納于牘中藏之七寶山下而去後撰三國和議狀遣使臣岳知常散於敵中知常越豫境被執忠民於是編置福州未幾得免初同僉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金道經淮甸見田畝多廢骼骹相屬密附奏乞展限起常賦及立賞掩遺骸以廣上恩是月肖胄等至雲中軍前與金議和金頗見信而

有悔禍之意 給事中黃唐傳言都漕不可罷力營救  
之於是言者論唐傳附會大臣九月乙卯以唐傳為徽  
猷待制提舉太平觀未幾落職 丙辰兼詳定一司勅  
令章誼言比修紹興敕令格式書務速成論靡專決州  
縣推行已漸見抵牾望詔監司守臣條上新書之闕命  
官審訂去其訛謬著為定法從之 右僕射朱勝非等  
奏近泉州水暴隳城郭廬舍已行詰問上曰國朝以來  
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省蠲貸之令隨之近日蘇湖

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聞何也乃詔諸路有水旱監司郡守即時具奏如敢隱則置之法時天象多變臺諫交章論左僕射呂頤浩之過而殿中侍御史常同疏其十罪戊午罷頤浩為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制下言者又請鑄去將相崇資於是改觀文殿大學士宮祠如故諡昭慈獻烈皇后曰昭慈聖獻已未詔略曰昨舉祖宗之制欲杖賊吏於朝堂亦以刑止刑之義復思祖宗時緝直不滿千錢故以一貫三百

計匹後因論列遂增至二貫足今絹價不下四五貫豈可尚守舊制每匹宜更增一貫足今後賊吏犯法夫復何言 先是皇后父邢煥卒妻福國夫人熊氏進狀乞賜第及官子弟門容皆踰常制癸亥上令補二子官一子有官者進二秩餘悉不行且顧宰執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逾豈以后族故私之邪後復以皇后受冊乞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私也況待后家又不敢與宣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邢氏中外戚已減於韋氏矣



乃詔追贈煥少師嘉國公許造進酒而已 甲子起居  
郎曾統言本朝多以諫臣兼記注且聽直前奏事元豐  
更制不復并任諫列然有事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事  
言路寢壅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為嫌甚非祖  
宗兼聽之意乃詔依元豐舊制 丙寅詔江西大帥趙  
鼎兼制置大使既又詔江西制置使岳飛駐軍江州而  
舒蘄二州亦隸節制初飛與前帥李回不協至是鼎至  
誠待之飛亦心服 江陰軍進士李翰蘇白違詔不詣

檢院乃伏闕上書是日詔押赴本貫上曰所言者皆細  
務如職宗子之類自可行非有詆訐之語顧不當伏闕  
爾此風皆李綱輩啟之不可不懲也 上謂宰執曰議  
者多言諸大將不可復益兵此為不知時宜者如漢高  
祖定天下諸將兵至數十萬未嘗以為疑故能有成功  
今劉光世韓世忠纔各及五萬張浚不滿三萬而議者  
已患其多非也朱勝非曰漢初諸將最為用者韓信彭  
越英布三四人兵最多徐俯曰光武常中分戲下之師

以與鄧禹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既定  
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上然之上自南渡以來每兩月  
輒一賞衛士勝非及其時則命吏為文書置袖中俟命  
而後進久而上覺之問何不早進勝非曰此異恩也當  
出自陛下若舉之非市恩而何上嘉歎之 殿中侍御

史常同言朝廷設官有當廢而置當存而罷者近諸路  
屬官浸增舊員而寺監之官不除臣謂當減屬官而復  
寺監丞一則分掌郎曹之劇務二則養人材以觀其能

三則資淺者不至躡遷庚午上謂宰執曰郎官高遷前此歷寺監丞乃得之渡江以來序進人材則徑至郎官其議復置如同言 朱勝非等言今歲防秋事上曰今有兵僅三十萬當更精擇止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用之可以復中原威外敵矣豈獨防捍險阻哉大理少卿張杓論淮南帥臣守令當加精擇壬申上曰縣令尤為近民須一任有舉主及格乃得為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為令已釐正矣當謹守之昔子皮

欲使尹何為邑子產謂有美錦而使人學製蓋民之師帥非練習政經者不可為也 中書舍人晉陵孫近言艱

難以來軍期幾速之事先以白劄子行下然後乃經給舍循習寢久凡擬官斷獄之類亦徑下有司今欲由舊制乃詔非機速者仍命給舍書牘 秘書省正字晉陵

陳祖言乞修建炎以來日歷從之 冬十月壬午朔詔

昨者遣使出自朕意授以手歷澄清諸道逮胡蒙等還朝遇緣他事相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深慮四遠不知

其由妄意揣摩將已行之事苟簡滅裂未還二使不無  
疑慮三省可下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遵守舉薦  
人材取旨錄用 自南渡以來官無籍吏隨事立文號  
為省記出入自如先是言者乞令吏將所省記類而成  
冊從之遂詔修七司勅令又得廣東轉運司錄到元豐  
元祐吏部法與七司所省記者參修命禮部尚書兼吏  
部洪擬總之而兵部侍郎章誼同定擬立朝最久諳練  
典故定著曲當至是吏部勅令格式書成而擬除徽猷

閣直學士奉祠以去癸未右僕射朱勝非上之 上謂  
宰執曰武備在於軍器弓甲尤為先務今戰士無慮三  
十萬皆被堅執銳加以弧矢之利雖強敵無足畏也然  
造弓必用良工兼須善價今御前所造弓其直八千可  
以為式宜令軍器所及張俊軍中分造庶使盡其藝也  
戊子以工部侍郎李擢為禮部尚書尋除徽猷閣直  
學士知婺州 時荆南制置使王玘總軍討楊么至鄂  
州玘言湖水瀰漫未可進兵壬辰詔俟水落速去擒捕

既又詔西北無歸之人為賊誘脇者別給旗牒付璦招  
收 甲午廣西宣諭明橐言大理國欲進奉及賣馬事  
上諭宰執曰進奉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朱勝  
非曰異時廣西嘗奏大理入貢言者指以為妄事可為  
鑑上曰彼云進奉實利於賈販但令帥臣償其馬直則  
馬當繼至可增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 戊戌詔略曰  
朕以眇躬親逢厄運愧無德化而士大夫趨向多趨附  
蓋奔競之風不息則朋比之勢漸成若不以時警懼辨



其邪正尚且曰內修外攘得不負愧於天下可令臺諫察其微而劾之三省樞密差除常加遴選朕有賴焉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見管兵四萬四千餘人乞揀去老弱詔世忠軍練已精陝西河北山東兵隨世忠累經出入難以例汰令存恤之初世忠之在建康也以金衆善射常以騎兵取勝世忠乃選少年敢死士為一軍號曰背嵬如古羽林攸飛之類皆一以當百又自出新意造剋敵弓斗力雄勁每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蓋二者

皆足以制敵至是愈精矣 初福建鹽法以三分為率

二分商販一分官搬比年商販殊少鬻鈔不行邵武軍  
判官趙不已上言乞併令轉運司搬賣歲認鈔錢二十  
萬緡漕司以鈔錢太重請減為十五萬緡從之時虔寇  
竊發多緣羣入閩廣販鹽以致作亂至是知梅州陳杲  
乞散賣小鈔謂非特可助國計亦使細民得販則暗消  
其為盜之端事下權貨務已亥本務言福建二分客鈔  
已令轉運司歲輸一十五萬緡而廣東亦係官搬杲所

言不惟有侵漕計兼礙成法遂格不行杲建陽人也

壬寅以龍圖閣學士曾懋為禮部尚書既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懋不當除遂寢前命 丙午宰執奏廣南捕

盜事上曰凡擒盜多緣賊首未殄遽以奏功兵退又復聚衆為寇兼監司州縣不能恤民散而為盜有盜又不時奏致使滋長可嚴戒之 先是手詔吏部注擬姦弊

事詔意以為安得以皇甫鏞之流鈐制姦吏除其弊原上始用鏞事蓋獨取其初能制吏耳鏞後作姦迎合數

貢羨餘唐史所譏上意深嫉恐臣下不察有疑御筆改  
曰安得如毛玠清公使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潔自勵丁  
未上謂宰執曰他時詔未當三省可便奏陳改定徐俯  
曰陛下始用鑄事特取其為郎時事後惡其姦改以毛  
玠頒之天下益足以見盛德矣 己酉宰執奏事席益  
請諸軍所造馬黃弩改令造弓詔從之上曰弩但可守  
戰則須弓朱勝非曰前者李橫牛鼻與金人戰既勝之  
金益兵來橫等皆無甲是以敗上曰無甲何以禦敵今

治兵所先者器甲而弓尤急也徐俯曰臣見張俊云近  
歲軍中方知帶甲之利今有甲士十萬則無懼於強敵  
上曰俊隨朕久士之帶甲者俊練之也 荆南制置使  
王瓚至岳州水路下流進兵先遣統制官石世達領二  
千人至鼎州與程昌禹下統制官杜湛合兵以當上流  
令世達聽昌禹指縱世達勇而和湛方患兵少遂與協  
力攻賊至龍陽縣之沅洲奪賊小德山船一賊連敗庚  
戌官軍入黃誠寨登偽太子樓獲龍牀龍屏之類是日

璣在下流船小與賊戰不利乃留水軍統制官崔增吳全於喬口而自持神武前軍由益陽縣路次於下芷江口金左都監烏珠至鳳翔府與萬戶薩里罕會再謀攻蜀又金衆東寇楚泗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駐軍在建康扼馬家渡光世將兵直擣廬壽金人乃引去崔增吳全自喬口進兵攻賊失利二將皆沒王璣與程昌禹議方欲橫鼎江下流植樁留船守之以防賊衝然後悉衆泝芷江併力攻賊將夏誠劉衝等寨會鄂州告急

戊申璣持兵趨鄂留統制官王渥趙興等軍權聽昌禹  
節制移駐上芷江口 十一月丙辰宰執奏修運河事  
上曰有言當役不堪出戰之卒固不可又言調民而役  
滋不可惟發旁郡廂軍壯城扞江之屬為宜至於廩給  
之費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開河似非急務而饋餉艱難  
為害甚大故不得已但時方甚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  
悉當遷避及富家以僦屋取費者皆非所便恐議者惑  
之上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哉 開封

布衣李漢英上書以為國家之弊在於用柔太過故敵  
得逞丁巳上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聖人之德時剛時  
柔而已先武治天下以柔道行之復興漢業顧豈柔為  
不可哉漢英語雖強易而朕不為忤也 時劉豫調民  
修城運糧又擇其壯者以備戰戊午諸路探至上惻然  
曰中原之民亦勞矣吾民之不陷偽境者雖兵興有年  
朕未嘗敢以科調煩之庶其休息夫使民各安田業治  
道之要也朝廷當力行之 自建炎初置司農寺庚申



始復置丞二員明年又復置長貳 僉書樞密院韓肖  
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金回自上即位遣使入金十數  
輩未嘗報聘至是劉豫兵敗始遣其臣文州團練使李  
永壽職方郎中王翊等九人隨肖胄同來詔前奉使潘  
致堯高公繪接伴之 朱勝非間居錄曰秦檜自初相  
奏以河北河東人還金以中原人還劉豫至是金使李  
永壽王翊來聘議七事第一事欲盡取北人與檜二策  
正同乃知檜之策出於金人也 兵部侍郎趙子畫為

館伴時敵情反側人以館客為難子晝彌縫應對而永  
壽驕倨自肆又命右文殿修撰王倫與之議事倫為翊  
道雲中舊故翊慢少損倫即曰上嘉公輩遠來特命倫  
相勞此殊恩也宜拜以謝二人始拜就命倫充送伴使  
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  
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監  
戒上因從容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  
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時御史六察所隸官司

有免隸臺察者常同請依舊制乙丑詔閣門客省四方館並隸臺察獨皇城司專掌禁廷依祖宗法不可易爾同又言六曹貳長拘執繩墨願少假以權使隨事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有司以奉法為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令三代皆有所尚漢而下亦各自有制度祖宗成憲朕之家法不敢改也 秘書省言元豐官制後國史別置院所有日曆歸本省國史案今乞以修國史日曆所為名從之 初元祐司馬光為相請設十

科以取人材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曰節操方正可備  
獻納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曰  
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曰文章典  
麗可備著述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曰善治財賦公私  
俱便曰練習法令能斷諸讖歲令侍從以上各舉三人  
紹聖以來此科遂廢至是三省樞密院請復舉行乙亥  
詔從之 宣和皇后弟韋淵乞磨勘遷秩時淵官為橫  
行吏部言橫行於法無以年勞遷者丙子上曰若宣和

皇后來歸勢必加恩外家姑留此以需母后之歸可也  
乃命留以俟之 吏部郎官劉大中言鼓鑄為國利源  
度饒兩司歲鑄一百五萬緡留四十五萬緡循環為本  
合發五十九萬餘緡而元年二年上鑄二十萬緡截支  
外止發一十二萬緡却銅本錢給兵匠總三十五萬餘  
緡除實鑄外虛費一十九萬餘貫豈止所得不償所費  
而已事下工部本路言江州廣寧監合鑄二十四萬貫  
池州永豐監合鑄三十四萬貫比經殘破以兩監工匠

池併入饒江併入虔外其鑄額合令認發十二月癸未  
詔從之 甲申宰執奏故侍御史洪炎葬事朱勝非曰  
此蓋近例上曰炎以文學稱其死有恤典今既致言者  
當罷之然聞其家貧可依胡直孺例支與銀絹炎蓋黃  
庭堅之甥也徐俯曰庭堅自有親孫見在臨安府為筦  
庫其家極貧也 先是建炎中將作軍器二監皆併歸  
工部己丑始詔復置監少監丞簿等員將作乃總少府  
之事 時監司有關或以干堂壬辰言者請遴揀公正

可任之人書於籍庶杜其求且去待闕之弊上曰奔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闕必致於乞可明戒不得具闕庶少修士檢也 癸巳廣西經略使劉彥適言南丹州莫公晟領賊兵三千犯觀州右僕射朱勝非曰此皆崇觀政和所開新邊近來往往棄而不守如觀州亦下本路相度而帥臣監司以為所據控扼不宜棄之上曰前日用事之臣貪功欺罔其實傷民費財使遠俗不安也彥適又乞與公晟一職詔從之 乙巳宰執奏正旦使人入

見故事百官俱入上曰全盛之時神京會同朝廷百官之富所以夸示敵國今覲駐於此事從簡便舊日禮數無庸俱入兼元日亦未嘗受賀也 時朝廷館金使禮既簡而所乞還俘囚及西北士民之在東南者且請畫江以益逆豫之疆朝廷皆不從於是李永壽等褫氣而去 時將遣叅知政事席益為報使而益以母老辭上問誰可代行乃薦樞密都承旨章誼明日誼對上諭以使金之說誼徑承命詔加誼龍圖閣學士以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